

长篇历史小说

秦始皇的女儿华阳公主，心地纯净，淑美无双。她与燕国义士高渐离上演了一场曲折离奇、揪心裂肺的爱情悲剧。在秦皇一统天下的时代风貌的映衬下，更显出厚重

华阳公主

的历史感。人物生动，情节跌宕，激扬的情感与壮阔的场面相呼应，通俗性、可读性和文化意味夹杂其间，令人难于释卷。

孙白筠·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长篇历史小说

秦始皇的女儿华阳公主，心地纯净，淑美无双。她与燕国义士高渐离上演了一场曲折离奇、揪心裂肺的爱情悲剧，在秦皇一统天下的时代风貌的映衬下，更显出厚重的历史

华阳公主

感。人物生动，情节跌宕，激扬的情感与壮阔的场面相呼应，通俗性、可读性和文化意味夹杂其间，令人难于释卷……

孙自筠·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阳公主 / 孙自筠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080-8193-9

I. ①华…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1107 号

华阳公主

作 者 孙自筠

责任编辑 高 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印 张 17.75

字 数 296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歌女受困临淄	1
第 二 章	吕不韦计赚西秦	11
第 三 章	剑,在秦王手中颤抖	21
第 四 章	再续母子情	31
第 五 章	“我要改变她”	41
第 六 章	睡美人	51
第 七 章	“罪过啊,罪过!”	61
第 八 章	魂断落魄桥	71
第 九 章	“人为至灵,何以自咬?”	81
第 十 章	残月	93
第十一章	鹬蚌相争,渔人未必得利	103
第十二章	燕赵悲歌	113

第十三章	大地洒下斑斑血迹	123
第十四章	撞击	133
第十五章	爱情玩笑再开一次	145
第十六章	“陛下,我只有一个请求。”	157
第十七章	“陛下,我还有一个请示。”	167
第十八章	爱情使人聪明	177
第十九章	啊!阿房宫	187
第二十章	生命的圆圈	199
第二十一章	爱情也使人糊涂	209
第二十二章	朕为始皇帝	219
第二十三章	爱的煎熬	229
第二十四章	当雄鸡叫完最后一声	237
第二十五章	为大红喜字上再添一抹红	247
第二十六章	历史的余响	257
后 记		267

附:

《文学与历史的对接:从文本策略到主题建构
——评孙自筠的历史小说》(高卫红)



华阳公主

第一章

歌女受困临淄

战国时代，齐国的都城临淄，是一个有七万余户居民的大城市，它不仅是一个繁荣的经济都市，更是一个著名的音乐之城。在那里，几乎人人都会弹琴唱歌。平日，每到傍晚，大街小巷歌声不断。遇上年节或喜庆日子，十字街头、大街两旁，搭起座座歌台，台上摆满了钟、鼓、竽、笙、筑、箏、琴、箫等各种乐器。只等日落西山，月上柳梢，在一片烛火灯光中，表演者依次登台。他们穿着最漂亮的衣服，欢快地敲钟、鼓瑟、吹竽、击筑。在乐曲的伴奏下，或独唱，或对唱，或合唱，一曲接一曲，一首又一首，直唱到三星高照，东方欲晓方罢。

这些琴师、鼓手、歌手中，大都是业余爱好者，但也不乏专业演员。他们以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各个舞台上演出，除了获得阵阵掌声、喝彩声，往往台下还雨点般向他们掷来钱币；即使那些蹩脚的末流演员上台，水平不高又连连失误，台下观众也能报以善意的笑声或同情的叹息，他们从未不会怪声怪叫地喝倒彩。因为临淄人个个都有登台表演的经历，尝过登台表演的滋味，所以，对表演者都特别宽容。他们不仅把钱撒向表演优秀者，就是一般表演者也能得到丰厚的报酬，所以，在这里谋生要比在别处容易得多。于是，这里不仅聚集了全齐国最优秀的音乐家，就连燕、赵、秦、楚、韩、魏以及外域的音乐家也向这里集中。一时间，临淄成了中华大地的音乐中心。

在众多歌手中，有一位名叫韩娥的女歌手名声最响，整个临淄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要提起她，每个人都能说出一段听了她的演奏后的美妙感受。

使韩娥成名的那次演出，是在齐国相国田文府上进行的。

当韩娥刚刚踏上相府那高大辉煌的舞台时，台下的观众并不感到她有什么特别。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子，姿容说不上艳丽，衣着也不算豪华，只是眉宇间稍稍露出几分高贵。一领紫色大氅，头系一条鲜红的纱巾，怀中抱着一张筑，轻移脚步，缓缓走向舞台中央。而后，解下大氅，露出红衣红裙和衣裙下丰满的身体。她面带笑容地向台下行礼后，便坐在一桌子后面，把调好的筑轻轻放在桌子上，又轻轻拨弄了几下弦。然后，她从筑的不知什么地方抽出一根竹片，轻轻敲击着筑弦，只听一片铿锵嘹亮的声音在大厅上空回响，向四面散开了去。

看她的筑，也并没有什么特别，颈细肩圆，似箏非箏，十三根弦整整齐齐地铺在上面。看她击筑，也是左手按弦，右手执竹片敲击，并无与众不同之处，然而那声响、那节拍、那音律，却别有一番韵味。

她先击了一曲《玄鸟》，那乐声恰如一只燕子突然从云中飞下，左旋右旋，上下翻飞，边飞边唱，呢喃啁啾。低语如情话，高唱如情歌。而后，

做了几个大幅度的旋转，嗖地飞向天际，渐渐消失在迷茫的天宇。这时，筑声若断若续、若隐若现，其轻如雪片飘落地面，如细雨滴打芭蕉。少顷，筑声渐密，犹如那飞入云中的头燕子带领燕群从天而降，欢叫着扑向大地。无数只燕子忽上忽下、忽疾忽徐地飞舞着、欢叫着，好像就在头顶，就在眼前，待人们上下左右去寻时，却已飞得无影无踪，只感到有一阵风迎面扑来，分明是那群燕子带起的。

一曲终了，全场一片寂静，随后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叫好声。

接着，韩娥击了一曲《大厦》。

传说古时洪水为患，先王舜任命鲧治水，鲧用堵的办法，未能制服洪水。舜杀鲧，任命他的儿子禹治水，禹用十年时间，日夜操劳，不敢稍懈，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又吸取父亲筑堤堵水失败的教训，采取疏导的办法，凿开龙门，疏通三江五湖，使洪水通畅地流入大海。人们为了欢庆治水的胜利，歌颂禹的功绩，创作了音乐歌舞《大厦》。

演奏开始，韩娥便大幅度、大力度地拨动、击打着筑弦，如山洪暴发，如江河决堤，那张不大的筑，竟发出震天动地的声响，好像屋顶在抖动，天地在旋转，山峰在倾斜；同时，隐约传来孩童的啼哭，父母的呼喊，以及百兽恐惧的吼叫，万鸟惊慌的哀鸣。

顷刻间，筑声转换成激越昂扬的音调，如千万人抬石压夯，挖山凿石；又如无数勇士冲锋陷阵，杀奔疆场。其间，分明传来壮烈的拼杀声，雄壮的呼喊声，严厉的命令声……

接着筑声渐缓，节奏趋于平和，如溪水淙淙，如秋风习习。其间，似有牛羊的咩叫，鸟兽的欢鸣，并夹杂有人们的欢歌笑语、嬉闹戏谑，一派和平安静的气氛，分明是人民治服洪水后在享受幸福宁静的生活。

最后，筑声由平和欢快变为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般讲述着大禹治水过程中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故事的女主人公是年轻姑娘涂氏，她崇拜禹的英武和智慧，喜爱他的宽广和热烈，而禹也爱上了涂氏的美丽和善良。每当他治水经过涂山（据考，涂山即今浙江绍兴）时，两人相见，互诉爱慕之情，情意绵绵，难以割舍。然而，禹治水常常巡行在外，涂氏便站在涂山上唱着她所作的《候人兮猗》的情歌，等待禹的到来。

思恋的筑声如清泉缓缓地从韩娥手中流出，两个反复后，只见韩娥轻启朱唇，一阵清脆鲜嫩、令人心摇神荡的歌声传来：

我站在涂山之东兮，
望红日之高升。

极目远眺什么都看得清，
却未看见我心中的神。

我站在涂山之南兮，
山连山岭接岭。
心中的人啊，
你在哪座山间巡行！

我站在涂山之北兮，
莽莽雪原尽收眼底。
哪怕是相距千里。
我也能认出你的身影。

我站在涂山之西兮，
见残阳徐徐下坠。
太阳落山有再升的时候，
我的人啊，你为何不归？

一曲唱罢，台下众人如痴如醉，直到韩娥笑吟吟地抱着她的筑准备下场，人们才醒悟过来，呐喊着，吆喝着，请求着——

“唱得好！”

“太精彩了！”

“再唱一曲吧！”

……

韩娥一再谢幕，笑着退下台去。

可是人们却迟迟不愿散去，散去了的在家中也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耳边的音乐搅得他们坐卧不宁，这其中还包括相国田文。

第二天清早，田文和他的众多食客不唤自来地聚集在韩娥击筑唱歌的大厅里，他们明明听到韩娥的歌声还在大厅中回荡。

“难道我的耳朵有毛病？”田文望着那空荡荡的大厅说。

“相国的耳朵哪会有毛病，我们也明明听见她的歌声。”食客们说。

“真是太奇怪了，大家仔细看看，那声音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

“好像是从墙壁里。”一个食客说。

“不对，是从屋顶上。”另一个食客说。

田相国和他的食客们寻找着，讨论着，议论纷纷但莫衷一是。

如是者三天。

最后,他们的结论是韩娥的歌声已达到如此美妙感人的程度:“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这种赞美歌者技艺高超的说法,一直沿用至今。

在相府演出后,韩娥名声大震,各衙门、行帮、街里,纷纷前来相邀。韩娥演出不断,日进斗金。但她是个豪爽大度的女子,所得钱财,除自己日常开支外,其余全部济贫救困。但凡朋友有求,她从不吝惜。

在临淄演出大半年后,韩娥应邀前往其他国家演出。一时间,她的歌声传遍了中华大地。

战国时期是个战争的时代,七国间为了争雄称霸,今天你打过来,明天我打过去;昨天甲国联合乙国攻打丙国,今天甲国拉拢丙国进攻乙国,明天乙国团结丙国攻打甲国,杀得一片混乱,难解难分。于是,百姓四处逃难,流离失所,如无根的浮萍,到处流浪。

这不,韩娥正在楚国演出,打起仗来了,她赶快避向韩国;没几天,韩国也被卷进战争,她又流亡到赵国;现在,赵国也打起来了,她又回到齐国。但是齐国正在备战,与韩国、魏国联合,准备攻楚。临淄城一派慌乱和紧张,谁还有兴致来听音乐?

齐都临淄雍门外有个繁华的市镇,镇上有个像模像样的客栈。当初,店主见著名歌手韩娥前来打尖,拱手相迎,殷勤接待:“能接待您这样的贵宾,实乃小店之荣幸。”店主一面笑迎韩娥,一面吩咐店小二:“快把韩大姐的行李搬到楼上特等客房,好生伺候……”

因为兵荒马乱,很少有人请韩娥演出,她身上的银钱渐渐用尽,把首饰及贵重衣物卖的卖当的当,维持了一阵,再也敷衍不下去了。因欠了几日房租,店家便说:“韩大姐,这楼上挺不方便,请您搬到楼下去住吧。”

不等韩娥同意,两个店小二就把行李搬下楼去了。

韩娥在临淄也有几个朋友,但多已逃往外地,剩下的则自顾不暇,有所接济也甚微薄。于是过些时候,店主又说了:“韩大姐,后院有间空屋,挺安静的,劳驾您搬到那里去住吧。”说罢,两个店小二提起韩娥剩下不多的行李,来到后院的一间小屋,丢在炕上就走。

面对这间阴暗、潮湿、破旧不堪的小屋,韩娥本想一走了之,但转念一想:自己身无分文,离开这里又到何处安身?何况现在各国都在打仗,自己唯一所长的音乐又只能在太平年景才有用武之地,不如忍下一时之气,待战事平息了,在音乐之都的临淄是可以住下去的。自己现在还不

满四十岁,说不定今生还有一次辉煌。眼下,自己又在创作新曲,需要的是时间。好歹已经有了一个安定的住所……想着想着,她觉得眼前的路很宽,也就放下烦恼,着手收拾那间小屋。

不到一个时辰,一间乱糟糟的小屋就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她打开包袱,整理清点衣物。仅剩下的几件衣服已十分破旧,她把它们整整齐齐地叠好。她又打开一个小小的绣花布袋,轻轻从里面取出一只洁白的玉镯。她抚摸着,叹息着,自言自语地说了句:“我等你已整整二十年了,你到底在哪里啊?”

收好了玉镯,她从布套里取出她的筑,用布细细擦拭,又一根根调好弦,轻轻拨弄着,吟唱着。但唱的什么,也听不清,只觉得哀怨婉转,缠绵悱恻,听了心里堵得慌。

韩娥在她的小屋里只安静地度过两三天,店主又来了。一见面就问:“韩大姐,你欠的房钱什么时候还清?”

“老板,实在抱歉,过几天平静些,我到城里活动活动,一有演出收入,我就一文不少地奉还。”

“你看这战事能马上停吗?猴年马月我能讨到你的房钱啊?”

“老板,请您放心,我韩娥绝不会赖账,一定有还清的时候。”

“韩大姐,不是我不相信,我手头实在是太紧。这样吧,我看你一时半会儿也还不了这笔账,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看中不中……”

“只要能让我渡过难关就行。”

“我看你有这么副好嗓子,不如到城楼上给那些当兵的唱唱小曲,陪他们开开心,你还会缺钱用吗?……”

“住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从来也难得发火的韩娥,气得浑身打战,指着门说:“你,你给我滚出去!”

“韩大姐,我可是为了您好,叫我滚,我就滚,您可别后悔……”

当韩娥还没有从气愤中缓过气来时,两个店小二便闯了进来说道:“韩大姐,我们奉店主之命来收住店钱,今天如果交了便罢,要是没钱,就请您把衣物留下,另找住处。”说罢,不由分说,抢了包袱,又来拽人。

“老板”,韩娥对着店小二身后的店老板说,“为人做事也别太绝,我只不过欠你这一点住店钱,你便如此凶狠,恐怕也太过分了吧!我马上就走,我的所有东西,除了那张筑和包袱里的小物件,全给你抵房钱,你看够不?要是不够,我立个字据,以后一定奉还。”

店主上前几步,向韩娥拱手笑道:“真对不起,失礼了。”说着,便来抖她的包袱,一件件衣物估算着价钱说:“你这几件破旧衣服价值几何?”当他从绣花衣布袋中取出玉镯,反复看了后说:“这东西还能卖几

个钱,不过,也不够房钱。”说着便揣进自己口袋。

“那是我的要紧物件,你不能要。”韩娥说着急了,要去夺回来。

店主一手挡住,同时东张西望着。他指着挂在墙上的那张筑对小二说:“那破筑也能抵几文钱。”

韩娥制止说:“店主,那是我的命根子,你不能拿走!”

店主笑道:“韩大姐,你说的两件东西我都可以不拿,我也可以不撵你走,只是,你要依了我的建议,去城楼上唱小曲,如何?”

“不去,饿死我也不去!”

“那好,从今天起,就请您到别处住宿。小二,把韩大姐送出去!”

两个店小二答应一声,便来拖韩娥。

“放开,我自己会走!”

韩娥大步走出客栈店门,回头望去,见那筑被店小二“咣啷”一声丢在地上,她好不心疼。那张跟了她二十多年的筑,与她一起经受了多少荣辱与悲喜。她父母早逝,自己尚未嫁人,世间没有一个亲人,那筑就是她的亲人;她没有儿女,那筑就是她的儿女,她怎能轻易舍弃它。然而,她现在却不能不舍弃。她要在与它告别前再去抱抱它,亲亲它。于是她飞快地转过身去,扑向那筑,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

店主以为她要抢回那筑,便过来夺。但韩娥抱得太紧,一时竟夺不过来。他骂道:“好不要脸的泼妇!”手一松,又顺势一推,韩娥站立不住,跌倒在地,那筑撞在额角上,顿时鲜血迸出,染红了大半个脸。

见伤了人,住店的客人就开口了——

“只不过欠了几个住店钱,就这么对待一个女子,也太不近情理了。”

“店家如此狠心,简直枉披人皮。”

“店家伤了人,要赔汤药钱!”

……

这时,一个穿着整齐的十二三岁的少年走上前来,先把韩娥扶起,又从怀中取出一块白布,把她额上的伤口压住,再找出布条为她包扎伤口,还顺手揩去了她脸上的血迹。做完这一切后,他从衣袋里摸出一把刀币丢在店主面前说:“这些,够还你的住店钱吗?”

店主见钱眼开,笑着拾起刀币,说道:“够了,够了……”

韩娥睁开昏昏沉沉的双眼,挣扎着坐起来向少年微微点头表示感谢。她想站起来,但未能成功,那少年急忙把她扶起。

韩娥一手抱着筑,又接过店小二送回的包袱和店主送还的玉镯,另一只手扶着门墙,稳了稳脚步,便跨出门去。

“大姐，你不能就这么走，叫他医好了再走。”

“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

众人纷纷说。

韩娥摇摇头，颤颤巍巍地走出店门，但在下台阶时，又差点摔倒。那少年跨前几步，把她扶起，又从她手上接过筑，问道：“阿姨，您要去哪儿？”

“我，我准备去赵国。”

“我也准备去赵国，您坐在这儿稍等，我去取了行李咱们一道走，路上也好照顾阿姨。”

“好，难得有你这么热心的好人，我等你。”

那少年快步回到客栈，付了房钱，取了行囊，走出门来不觉一阵头晕，心中也觉得闷得慌。他感到奇怪，自己从来没有这些毛病呀！稍稍清醒后，他才觉得这毛病与耳朵听到的声音有关。

越往前走，他听得越清楚了，那是一曲哀怨的歌：

我本弱女子，
流落在异邦。
举目无亲友，
被逐在街巷。
皆因囊中羞，
命运落千丈。
昔日挥金处，
而今已颓唐。
呜呼人间事，
好不费思量。

如泣如诉的歌声伴着若断若续的击筑声，听得人肝肠寸断，脑涨欲裂。少年循声找去，见一堆人围在街边，那歌声正是从人堆中传出来的。他拨开人堆，但见刚才被捧出客栈的阿姨正在那里击筑唱歌。少年吃惊的同时，突然想到平时常听到的一个名字——韩娥！

这少年也非等闲之辈。他出身贵族之家，从小学文习武，粗通音律，且走南闯北，见过许多世面。这次来齐国，还负有一项特殊使命。他便是以后在历史上大出风头的高渐离。

高渐离在流落到赵国时，与作为人质的秦国王孙异人之子嬴政结为生死之交。异人见高渐离聪明伶俐，忠诚可靠，视为心腹，常派他去各地刺探情报。这次他被派到齐国，完成使命后准备启程回赵国。

高渐离路上悉心照料韩娥，又向她请教音乐。韩娥见少年聪明实在，又对自己这么好，就把击筑的技艺诀窍教给他，又教他唱歌。高渐离感到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

两人边走边唱，也不觉得累。只是走得慢，三天才走了一百多里路。高渐离有点急了，说：“韩姨，照我们这样走法，什么时候才能走到赵国？”

韩娥笑道：“我还嫌快了哩。”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还要回去一趟，走快了，岂不要走更多的路？”

“您还有什么事情没办？那不如现在就往回走。”

“不，会有人来接我们，估计快到了。”

高渐离更摸不着头脑了。

韩娥问道：“你不是说头昏脑涨心里难受吗？现在好了没有？”

高渐离摸摸头，揉揉胸，说：“是呀，怎么就好了。”

“可是镇上人的头昏脑涨心里难受的病没好，要等我回去治哩。”

“您还会治病？”高渐离奇怪地问。

韩娥微笑点头。高渐离更佩服了。

两人说着说着，只听身后一阵马蹄声。回头一看，有数骑快马向他们追来。但听马上的人老远就喊：“韩大姐请留步……”

几匹马跑到韩娥面前，马上的人勒住马头，滚下马鞍，纳头便拜。韩娥见了说：“快快请起，有什么事请讲。”

“韩大姐，劳驾您回去一趟。”

“还欠你们饭钱，还是住店钱？”韩娥笑问。

“韩大姐休要取笑，只因前天您走后，我们镇上的人个个头昏脑涨心里难受，整日愁眉苦脸如丧考妣。几天看不到笑容，听不见笑声。后来大家找原因才知道是您老人家临走时唱了那曲悲哀的歌……这都怪我们镇上的人有眼无珠，还望您老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回去唱几曲快乐的歌，把悲哀唱跑，把欢乐给我们唱回来。”

高渐离听了，恍然大悟，便说：“韩姨，咱们不回去，让他们悲哀去，谁叫他们那么刻薄的！”

来人听了，忙向高渐离作揖，说：“请公子大量，请公子大量。”

韩娥说道：“此事怪不着镇上的人，只怪那个店老板。”

“店老板自知理亏，正在准备丰盛的家宴，要当众向您赔罪。”

“好，看在全镇百姓的分上，咱们回去一趟。”

韩娥和高渐离换上来人的快马，半天工夫就回到镇上。

高渐离早就听说韩娥的歌声有“绕梁三日，不绝于耳”的奇迹，没想到还能使人哭，让人笑，叫你悲，叫你喜……他骑马走进市镇，果然见街上行人个个愁眉苦脸；抬头看天空，连太阳都变得惨白；道旁的柳树，也没了绿意；鸡不叫，鸟不唱，全镇笼罩在一片死寂之中。

市镇上的人们早就做好迎接韩娥的准备了。镇上有头脸的人物恭候两旁，夹道相迎。店主则亲自上前，牵过韩娥的马，扶她下马，然后陪同韩娥去客栈的厅堂上，请韩娥上坐，店主在一旁拱手谢罪。接着，摆上酒宴，众人纷纷向韩娥及高渐离敬酒，一再表示忏悔之意。

宴罢，韩娥在众人簇拥下，登上新搭的歌台。韩娥高坐在歌台的琴桌后，稍稍活动了下手指，便轻舒玉臂，一手轻盈地拨弄着筑弦，一手执竹片在筑弦上敲打，顿时，欢乐的乐曲如一阵清风向台下人群飘去。随着乐曲节奏的加快，人们如冻结的冰雪遇上春风，如板结的土壤淋上春雨，开始融化了，酥松了，丝丝笑意开始在人们脸上出现了……

再抬头看天，阳光由惨白变得透红，镶着红边的朵朵白云也为欢乐的歌声所打动，一丝不动地停在空中；近处的杨柳轻轻摇摆，远处的树林瑟瑟作响；百鸟在韩娥的头顶上飞舞，和着筑声欢快地鸣叫着。

筑声渐渐变得缓慢，变得悠扬，代之而起的是韩娥高昂快乐的歌声：

春风习习，
杨柳依依。
于时言言，
于时语语。
风兮雨兮，
闪电雷鸣。
吾击筑兮，
众人歌兮。
吾引吭兮，
众人和兮。
歌兮和兮，
乐无边兮。

韩娥唱着唱着，台下的人也都跟着唱了起来，跳了起来。不论衰翁孩童，老姬少妇，贩夫走卒，村夫农妇，全都欢歌雀跃，手舞足蹈，如醉如狂。台上台下，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

高渐离看得呆了，他决心拜韩娥为师，做一个像她那样的音乐家。



华阳公主

第二章

吕不韦计赚西秦

秦昭王四十八年,即公元前259年初春,在赵都邯郸流传着一个奇闻:一匹牝马生了个人。有亲眼看见的人说,是个男孩,生下来还哭了几声才死去。后来越传越奇,说那孩子生下来口吐人言,见风就长,口如血盆,眼似铜铃,满身是毛。幸遇一道长,口中念念有词,举剑劈成两半,才化作一股青烟飘逝。不然,要是长大成了气候……

恰恰这年初春,作为人质留在赵国的秦王孙异人的夫人赵姬生了个儿子。秦国人祖先姓嬴,这孩子生在正月,便取名为嬴政。

嬴政出生得实在不是时候,因为头一年秦国正与赵国打仗,赵国败输,作为人质,秦王孙异人日子自然不好过,甚至有性命之忧。幸好遇上一个大商人吕不韦,他用大把金钱帮异人四处活动,不仅使他转危为安,还使他从此大踏步走上秦国君主的王位。

吕不韦是个有政治野心的商人,他不满足于自己家财万贯、良田千顷、妻妾成群的安乐生活,他认为这些比起权力来,通通微不足道。他想当官,当大官,大到宰相甚至更大。只要手中有了权,天下什么好东西捞不到?

早在几年前,吕不韦就看中异人这个“奇货”了。

一天,他去拜会异人。因为他曾资助过自己,异人对他十分客气,宾主坐定后,异人说道:“吕先生,你我素昧平生,却在我危难之时极力相助,使我现在的日子好多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王孙不必客气,你我君子之交不言利,我之所以愿意为王孙尽点菲薄之力,一则因为我们是至交,朋友有难,当拔刀相助;二则,还有个为秦国、为中华神州的长远打算……”

没等吕不韦讲完,异人便打断他说:“你的话,请讲明白些。”

“其实,王孙应该懂才对。”

异人对吕不韦所言并非不懂,只是他感到自己不是嫡出,又没有靠山,想有作为也难以办到,便说:“愿闻先生高见。”

“那好,我就向王孙直说。”吕不韦故意压低声音对异人说:“令祖父秦王年事已高,令尊是太子安国君,老秦王驾崩后将会继承王位,那以后的太子将是谁呢?王孙想过吗?”

“我,我未敢多想……”异人嗫嚅着说。

“是的”,吕不韦继续说,“你有兄弟二十多人,你非嫡出,又居中;因长期在外当人质,不为令尊所了解。据说,令尊最宠爱的是华夫人,但她没有儿子。依愚下之见,若能取得华夫人好感,让她收你为嗣子,那太子的位置就是你的了。以后嘛,顺理成章,秦国的王位,就归你了……”

异人大喜,说道:“先生果然高见,只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哪!”